生女學大國美個一
述自的落墮

譯三言李

一個美國大學女生
墮落的自述

李三言譯

每冊實價
大洋壹元五角

上海
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譯後語

原書名No Bed of Roses，爲一九三一年美國出版界最著名之傑作，發行三月，再版五次，想見歐美人士對此書興趣的熱烈。

著者以女兒之身，差於一念，墮落風塵，漸習其不能戒拔之毒嗜，遂將整個心靈與肉體所受的苦楚，赤裸裸地寫出來，直有一字一淚之概。譯者自愧筆鈍，惟恐未能曲盡將其傷感轉介紹與國人，譯筆難免不有疎忽之處，幸望讀者多加斧正。

譯本之成，多承伍聯德，李冰若，徐梗生，明耀五張國基，梁得所諸先生的襄助，特誌此以表謝意。

題辭

湖濱釣徒

滴粉搴辭事事優，天生慧福幾生修，如何忽起蘆花感，遽別哀親作遠游，乍出衢門世路紛，綺齡芳思亂如雲，分明記得傷心事，銀電光中洒半醺，巧語如簧易動人，華鬘從此墜風塵，鬣車接席憐青眼，漫託明珠白琲身，小別端成竟日愁，深閨風雨怨難收，萍波偶結鴛鴦夢，那許鴛鴦到白頭，搗麝餘香尚滿襟，又從人海覓知音，薄情不識蓮心苦，病向秋風怨已深，紙醉金迷幻作眞，任從墜溷任飄茵，韶華逝水誰相惜，付與檐前海綠英，春夢沉消恨轉賒，憑將錦字記年華，世間何限癡兒女，各有千秋莫浪嗟，百劫河山沸亂笳，故人慷慨各天涯，劇憐射虎雕龍手，却寫西方薄命花，

序一

中國古無小說之名，有之，始自漢書藝文志。班氏承劉歆餘緒，董理神州學術，判爲九流十家。其論「小說家者流，出於稗官」，「街談巷議之所造」，「雖小道必有可觀；」則陳義頗陋，未爲允當。漢唐以還，代有著述，或炫異聞，或矜雅故；或情極於閨闥，或意主乎勸懲；別裁異體，瑜瑕互見。衡以近代小說疇範，均無當也，海通而後，歐風東漸，西方說部，隨以俱來。其涵義之閎深嚴肅，結構之繁縟變化，具出故有規矱之外，閱者耳目爲之頓新。由是朝梨夕棗，風靡一世。迄於近葉，匪特世界鴻著，太半從事迻植，即邦人自造者，亦足以汗馬牛而充屋棟。昔之詹爾附庸，今且蠶爲大國。誠以小說爲綜合文學之巨擘，幾能包攝各體之長，融於一冶，鑄成偉觀。扶搖直上理有故然。余蠹識文字，即躭此事。猶記少時偶從敗麓，檢得西遊殘本，閱之醰醰有味，以爲遠出典謨訓誥之上。稍長，肄業成均，略解歐文，時以課暇，繙籀英法名篇，又以爲迥非舊式小說之所能企及。第意在自

怡，未遑探討，原理流別，仍然磅礴。嘗誦尼采之言：「一切文字，余愛以血書者，」而大易亦稱：「修辭立其誠」，東西哲語，實獲我心。夫宇宙森羅，現象萬態；人生哀樂，循環無端。苟能超乎象外，得其環中，攝取至精，表以至誠。作者怦動於衷，抽思不能自已；覽者沉潛熏習，心弦與之共鳴。斯凡百文藝最高最巨之成功，而小說之感人尤甚。昔司馬長卿進大人賦，漢武誦之，飄飄有凌雲之想；湯若士撰牡丹亭曲，吳江少婦讀而腸斷；大哲康德翫味盧梭之新哀綠綺書，竟忘其素習之散步：而詩豪戈德造「少年魏特之煩惱」，中歐青年，爲之熱狂。類此證例，不俟覼數。故文學中至精至誠之作，未有不能搖蕩情知者也，而用第一人稱之體爲尤甚。今年秋，言三學侶，自海外歸，邂逅滬寓，爲述新譯，將付剞劂，撮舉譯本內涵相告，且忘其魯劣，屬贅數言：余因之重其感焉。溯自工業革命，下逮今茲，科學之發展，日新月異，物質之馳逐，益無厭心。百年間人事激變之繁劇，歷史以來所未有也。然人類精力，乃不能與世共進，且緣是更易消磨。靈肉相搏之變態，愈演愈烈。世紀病狀，久爲有識者之深憂。重以經濟改革，影響一般制度，社會生活

，勞逸懸絕。不平不均之流弊，蕩爲波詭雲譎之奇觀。世變方殷，人生益彌苦矣。此書主角，以大學生，誤于一念，處繁華綺靡之場，極孽海飄淪之概。雖慾掩智光，然心亦良苦。所爲日記，洵成此編。尋其遭逢，蓋視茶花女更爲畸零，察其陳述，持較盧梭懺悔錄，似尤坦白。庶幾尼采所謂以血所書，而修辭能立其誠者矣。至於所述身經之痛苦，則寧止一人之感受？所曝社會之黑暗，更非美國所獨具，將億兆人羣宛轉掙扎於此厄運之下，而正椎心腐腦，思有以改善之也。譯文信達流暢，吾何間然。故略叙所聞，以質言之，龍講餘閒，倘有新著，猶能爲君序之。

辛未初冬李冰若書於暨南村。

序二

言三先生近譯「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」，叫我在卷首寫幾句話。故事的情節，有流暢的譯文在，用不着我來介紹。現在談談書外的事能。

在上海，社會各方面狀態我見識過不少，下等賣淫的鹹肉莊也到過一次，是言三先生領我去的。

我胆子無論怎麼大，那裏的茶決不敢喝，手巾更不敢揩。兩個姑娘坐在面前，也給我很不自然的印象：鉛粉胭脂塗着的臉，呈露着爲生活而生活的疲乏；舉動和笑語顯出不可掩飾的麻木。當然，她們何必多賣氣力，夜度資反正是三塊錢！而且給鴇母扣取一塊。

兩個姑娘白白收了勞而不費的錢之後，我們也就算增了見識。在黃昏的幽暗中，我們急提脚步從那黑暗的小巷跑出明亮的馬路，心裏恐防碰見熟人，謠言傳出召惹是非。因爲我們是潔身自好的「建德而慢」Gentlemen 而鹹肉莊是卑汚醜惡的「

暗多禍毒」Underworld。我們是上流君子，而賣淫者是墮落罪人。

於是，人類之間有鴻渠。

於是我們在社會裏，對於一般墮落者，發生憎惡，鄙夷，或憐憫，種種態度，因人而異。而在談論或著述上，關於墮落者的事情，就有許多說法。貶惡勸善的自然很多，表示同情的也就不少。

然而我們要明白，同情的心理有時出於刺激慾，文學家喝飽咖啡，坐在火爐邊，覺得太舒服了，於是執筆寫出無產階級文藝，對貧苦者表示同情，而其動機起源於求自己心理的刺激。同樣，許多文藝作品表同情於墮落者，由正派好人的毛筆寫出來。這些作品自有其價值，不過，客觀的描寫，往往缺乏體感，未能把墮落者的眞體亦顆顆地表現出來。

現在，這部「自述」，是根據一女子的日記而寫成的。對於墮落生涯和社會背景，必有更率直的表白。而言三先生本着觀察社會的態度，把這部書譯成中文，對於閱者的貢獻，比較領我去逛鹹肉莊，自必更爲廣遍。

我相信，讀這故事，足以使我們忘記人類的鴻溝，而感覺社會的缺憾。因爲世上原本沒有壞人，所謂壞人原是不幸者而已。我們的國法只管治罪施刑，試問曾否盡量爲不幸者尋求出路。

我更相信，這本書的讀者，雖未必自己曾經失足，亦必替故事中那墮落的女子分一份悲哀和羞恥，因爲我們和她。同是人類的份子。

一九三一年冬梁得所序於上海

序二

五四運動以來，所開放的精神的花朵，在文學方面：新小說和新詩歌（文學本無新舊以此項名詞沿習頗久故亦用之）是特別燦爛而多姿。而其凋落之象之呈現也似乎特別顯著。國內的大雜誌多數是不登載新詩了。照例雖也登載一兩篇小說，其殘破的沉默亦殊不難想像。另一方面，章回小說，武俠小說，佳人才子小說，簡言之如周作人氏所謂之「非人的文學」却有不脛而走之勢。這不能不認爲是「新文學」的失敗。但是「新文學」如果要失敗時早已便失敗了。所以歸根結底地說起來，這種不景氣的現象，在我們的賢明的作家是不能不負其責的。

我們試檢閱一檢閱，所謂新文學運動的騸子的新小說的創作，值得我們讀第二遍的究有多少？對於歐洲文字外形結構的模仿；說明書式的淺薄的敍述；虛僞的同情或空洞的吶喊的記載；三角或多角戀愛的千篇一律的描寫；不莊嚴，不深沉，不長進的態度實在可掬。——事實告訴我們，新文學運動到了現在，是走進「生聚教

訓」的時期了。在這個時期，對於文學興味沒有衰歇的人們，應該暫時地放棄自己的自尊心，應該暫時委屈地做一個文學的販賣商。多多販賣一些舶來的名貴的作物，以備救濟救濟中國文壇的糧食的恐慌。

我正蘊蓄這意見時，恰好言三兄的譯作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預備出版，而且要我說幾句話留作紀念。因爲倉卒，交卷不出，權且把我的拉雜意見，拉雜書之如右。脫目爲序，則吾豈敢。

徐梗生

一九三一，十二，六燈下於上海公時中學

序四

摯友言三先生，近譯『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』一書，拜讀一過，覺得書中情節離奇，實屬可歌可泣，然非有言三先生鋒銳的譯筆，亦不能若是的玉潤珠圓。事實置在這裏，還得請讀者自己去體認，恕不多作介紹

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是非善惡等名詞，原沒有絕對的主觀的定評，卻祇有相對的客觀的推論。大至國家的典章文獻，小至市井的街談巷議，都是從社會背景裏壓榨出來的呼聲。而渾渾噩噩的億兆人羣，都在不知不覺中，做了社會的傀儡。若即本此權衡人物，硬判定誰是誰非誰善誰惡，則未免冤枉過甚！

孟軻主『性善』，荀卿主『性惡』，拿前一說來看，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壞人。如果有了壞人，便是社會環境強迫他們造成的。拿後一說來看，世界上又沒有一個是好人，如果有了好人，也就是社會環境強迫他們造作的。這兩位先哲的人生哲學都是偏重個人的主觀說話，所以才會根本矛盾，若是去去主觀的論點，本著社會客

，觀的立場來說，則是非善惡，又屬殊途同歸。現在姑無論孟荀二氏的學說合不合邏輯，可是社會環境影響於各個人的生活，確是天經地義不能移易的。

純潔的青年男女，好似一紮潔白的素絲，社會的環境，好似一具盛著各種顏色的染缸。眞是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』。所以我們觀察社會某一事實的發生，必須先考查某一社會的背景。這樣才算是公允，才算是合邏輯，才算是不冤枉人。卽如本書主角某女士，她住在那金光燦燦的紐約城裏，平日耳濡目染，以及一切肉感所觸，在在都有使她墮落的可能。何況她更受了家庭的種種壓迫，失意到無路可走？我想在偌大的紐約，在偌大的美國，以及偌大的世界，遭逢如某女士的，又奚止恆河沙數？不過入鮑魚之市者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一些旁觀的人，反誤認萬惡社會的黑暗勢力爲當然，不肯加以糾正，而一班淪沉孽海中的可憐者，又多見怪不怪，不能擊起拳頭，打碎這黑暗勢力。於是滔滔禍水，汎濫五洋，獸慾橫流，徧於世界，眼見成羣結隊的青年男女，每因一念之誤，就活活葬身在黑暗的虎口當中萬刼不復。我們對此，祇能表一種可憐的同情，又何忍把莫大的罪名，加在他們的頭上。

我們更要明白世界的物質文明愈進步，人類的慾望亦因以增高，而社會的種種黑暗自然隨著無底的慾望成了正比例。姑把這人肉市場的上海來做個例子：就富麗的表面來看，的確是一座現世的天堂。就腐敗的內容來看，又可說一所人間的地獄。在這種矛盾社會中討生活的意志薄弱者，既爲侈麗的物質所誘惑，復受名利的虛榮所驅使，因此誤入歧途陷落深坑的便與日俱增了。最顯著的尤莫如青年婦女，什麼長三么二野鷄堂子公娼私妓等等，據調查所得，爲數在五千以上。在這種可駭的數字中，其因環境壓迫誤墮深淵如某女士一般的，一定不在少數。不過她們沒有某女士的勇氣，不肯把自身經歷的痛苦坦坦白白的說出來，公諸社會，喚醒世人。遂致含冤的永是含冤，黑暗的仍然黑暗。

我希望本書的讀者，大家抱定耶穌和釋迦救世的精神，磨拳擦掌，齊向黑暗勢力進攻，援救那些淪沉孽海奄奄待斃的可憐蟲。並希望她們自身，亦應力自超拔，爬出這黑暗的地獄圈外，以洗雪人類社會的恥辱，這才不辜負作者椎心泣血大聲疾呼的一翻苦心，和譯者介紹國人冀喚起人類同情的一種宏願。讀竟言三先生的大著

，略述感想如此，若把牠當作序言，則實愧不敢當。

張國基一九三一，十二，三十一。于上海旅次

序五

此書爲美國施密絲 Marjore E. Smith 女士紀實之作，係將一個薄命婦人所撰之日記十八章輯綴而成。日記內容爲敘述一個妓女日積月累的心境的苦惱，與其心靈之如醉如癡的情態。

這幾篇日記不是爲出版而寫的，內有現代聞人的名字，便是證據。現在此書既已出版，這些名字，當然抽去。因爲讀這書時，並沒有定要注意眞名姓的必要。若將這些眞姓名照實登出，反怕要惹出許多的煩惱來。

我們以爲這日記簡直可算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，因爲以一個女子能夠體會此中所述的生活況味，赤裸裸地將其描繪出來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若認爲這樣便是對於社會的伸訴，則未免使人過於氣餒了。因爲她生來未有惡劣的性根，與反抗社會的證據，她墮落的步驟，是逐漸由淺入深，幾乎自己也察覺不出來。在我們普通的人類同情中，對於這個被社會摒棄的女子的程度，總有不少的讀者要以感謝的態度